解玖、吴争和齐珩是发小，三个人在一座大院里长大。

吴争从十岁开始就暗恋解玖，而解玖在吴争开始暗恋他的第二天就知道了。

这个时候往往是齐珩被他姑父揍得鼻青脸肿，从后门溜出来跑到解家的后院，坐在石凳上龇牙咧嘴让解家小表妹帮自己揉着伤处，看着吴争抓耳挠腮同解玖对弈。

“不行不行，这步棋不算了，重来重来！”

“老五，落子无悔啊，你怎么耍赖皮啊？”

齐珩端起桌上过夜的茶水一饮而尽。

这俩完蛋玩意儿。

齐珩掰着手指算，这俩东西啥时候整一块儿呢？一个星期？一个月？一年？

齐珩算啊算，从总角少年一直算到了年及而立，整整二十年，这两个人一直没有说出口，永远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。

彼时齐珩已经成了警局里聘请的咨询师，他习惯性地眺望对面因老旧而墙面剥落的大楼，有时候也会恍神看到以前在这间办公室里飞扬跋扈的人的身影，他啜饮一口滚烫的金骏眉，问给他送资料的解玖：“这么些年了，你们还不坦白？”

解玖笑了笑，心里明镜似的透亮，手下却仍不停地收拾着公文包：“老八，落子无悔，我不想做耍赖皮的那个人。”

齐珩一怔，看着这个同自己一起长大的男人在走廊里越走越远，短短的发茬里冒出来的几根白发特别显眼，他突然又想起很早以前二月红说的一句话。

“情之一字，难得糊涂。”

有天晚上，喝得烂醉的吴争趴在齐珩家门口，砰砰砰使劲敲门，恨不得震响九重天。齐珩把他拉进屋里，一碗冷水泼在他头顶上，吴争激灵了一下，一抹脸上的水，笑着对齐珩说：“老八，我要结婚了。”

笑得比哭得还难看。

齐珩偏过头不忍再看，扔了一块手巾在吴争脸上。吴争接过手巾，捏在手里，怔怔地看了半晌，脸上的表情迅速崩裂了下去，他抬起头红着眼盯着齐珩：“你说他为什么不先开口呢？”

“他要是先开口，我就答应了。”

“我一直等他，等了二十年。”

“他居然要给我做媒。”

“你说，他为什么不先开口呢？”

吴争脸上湿漉漉的，也不知道是冷水还是眼泪，他狠狠抹了一把脸，双颊酡红，絮絮叨叨跟齐珩说了一夜。

他说解玖真好看，嫌弃自己的时候好看，不说话的时候好看，认真下棋的时候最好看，连给自己做媒介绍小表妹的时候都好看。

好看，真好看。

可惜自己等了他这么多年，也等不到他留在自己身边一辈子。

吴争嘟嘟囔囔地蜷起身子，像一只小奶狗一样睡在齐珩的沙发上。

齐珩跪在这位多年老友身边，强忍辛酸。

这两个人这么多年都等着对方开口，等来的却是劳燕分飞的结局。

第二天，吴争就应了婚约，牵起解家小姐的手，轻轻柔柔给她戴上了戒指。

解玖在一旁抚掌：“恭喜恭喜。”

吴争点点头应道：“同喜同喜。”

后来吴争随解小姐搬到了杭州，生物科学的研究越做越大，垄断了整座杭城的地下生意，杭州原来的魁首不服气，扬言要毙了这个后生仔。

解玖第一个接到消息，第一个订了飞机票。

齐珩跑到机场问他：“你不再等等，多带几个人？”

解玖摇摇头：“我已经等得够久了，我再看不到他活生生站在我的眼前，我就要疯了。”

说着提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，头也不回地跑向了VIP通道。

解玖用毫无风度的奔跑方式在齐珩的视线里越跑越远，候机厅里人声嘈杂，齐珩却只能听见自己的叹息声。

可你还是迟了。

解玖坐在飞机上，在气压变化带来的耳鸣声中回想着这些年来吴争的模样，从翩翩少年郎，到浊世佳公子。解玖从来没有这么想告诉吴争，我喜欢你。他也从来没有如此惶恐地想要问吴争，我是不是让你等得太久了？

然而当他看到人群中举起的黑洞洞的枪口，他不假思索用一个炽烈的拥抱环绕住吴争柔软的胸口，把矮了自己一头的吴争按到了自己怀里。

他忍着剧痛，嘴唇贴紧吴争的耳朵，觉得一腔热血都要从喉咙口涌出来。

他颤抖着声线，想要说出迟来了二十年的告白：“老五，我喜——”

一口呛辣的血气堵住了他的喉咙，把他这辈子最想说的话淹没在满嘴鲜血里。

他膝盖一软，拉着吴争的手跪在他面前。

“小九九！！”

吴争揽住解玖瘫软的身体，撕心裂肺地喊。周围保镖围了上来，将他们护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。

“小九九你坚持一下，我带你去——”

“老五，”解玖强睁着眼睛，抬起满是鲜血的手，覆在吴争战栗的嘴唇上，“落子无悔，你别耍赖了。”

吴争小时候，跟着老父亲去庙里算过命。

那老和尚看了一眼吴争抽出来的签，淡淡地说：“你这辈子，因缘薄啊。”

情窦初开的吴争侧过头看了一眼边上同自己手牵手的解玖，心里觉得好笑。

我这辈子，怎会因缘薄呢？